

· 演唱 材料 ·

# 金 钥 匙

川 剧 · 弹 戏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六五年西南區書



# 金 鉤 匙

(川 剧 · 弹 戏)

溫江专区創作組集体創作

四 川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 · 成都

一九六五年西南区話剧、地方戏观摩演出剧本

## 金 钥 匙

(川剧·弹戏)

溫江专区創作組集体創作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 毫米  $\frac{1}{64}$  印张  $\frac{11}{16}$  字数 13 千

1965年1月第一版

1965年12月第二版 1965年12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: 15,001—35,000 册

統一书号: T 10118·675 定价: 0.05 元

## 內 容 提 要

某生产队老保管員，人称“把細”大叔，即将赴县学习。队里选出回乡知識青年、优秀团员树紅接替他的职务。两人間，因某些誤会而生疑虑，一个不愿交出钥匙，一个却又催要钥匙，一場戏剧性的冲突随之展开。事后誤会道破，彼此倍加亲热和信任。

这出戏，热情地歌頌了一顆紅心为集体的公社新人，生动地表现了革命自有接班人。公社里的这些新人們，在各自的心間，都有着一把“金钥匙”——光輝夺目的集体主义思想！

人 物 樹 紅 女，十八歲，初中畢業生，新任保管員。

張大叔 男，四十八歲，前任保管員，人稱“把細”大叔。

羅蘭英 女，二十八歲，樹紅的嫂嫂，羅聲亮的大姐，文娛積極分子。

羅聲亮 男，二十五歲。

〔幕啓，樹紅的家門外，風狂雨急，春雷滾滾

.....

樹 紅 （內放《帽子》）風聲緊來雨聲急，  
（上，背背篋，內盛豆子，上蓋花衣一件）  
（唱《三板》）

田邊小路盡濘泥。

幸喜得樹紅我早注意，

豆子上，早已蓋花衣。

迎風冒雨回家去，（雨中行走過

場)

雨停再送进保管室。(開門、進屋、揭下衣服)

树 紅 嘿！幸好豆子打湿得不多，我把它倒出来，拿到通风的地方晾一下。  
(倒豆子在小篩中)

[蘭英看着劇本，口唱“社員心里樂開了花”從內屋出来，碰倒了豆子。

树 紅 (學嫂)啊……看嘛！(指地下)这一下你就乐开花了。

兰 英 (又唱)“撒下的种子会发芽”，(發現了豆子，忙問)呢！妹妹，这是哪里来的豆子？

树 紅 队上点了剩下的。起先罗二哥在田垌头交給我的。

兰 英 咋个不送到保管室去喃？

树 紅 天在下雨，又沒找到把細大叔。

兰 英 妹妹，队上要你接替把細大叔搞保管工作，决定沒有呀？

树 紅 决定了。就是钥匙还没有拿到，反正我服从需要，党叫我干啥，我就干啥！

兰 英 好！吔！妹妹，你看你把花衣裳都淋湿了，快去换了嘛！

树 紅 不怕得，我还要检豆子。

兰 英 你硬是：  
(唱《二流》)

一顆紅心向集体，

一路上为保豆子湿花衣。

树 紅 嫂嫂呀，你少說閑話快检起，检！

兰 英 房中換衣莫迟疑！

快去，我一下就帮你扫起来了。(掃)

[樹紅下。蘭英掃完豆子，樹紅換衣后上。]

树 紅 嫂嫂。

兰 英 扫完罗。快检！我还等你有紧急任务。

树 紅 啥子紧急任务？

兰 英 趁今天下雨，正好排戏。

树 紅 排戏？

兰 英 你听嘛！

（唱《花腔夺子》）

新农村一片新气象，

今年的小春更比往年强。

眼看社里要忙双抢，

要保证颗颗粮食都归仓。

大丰收要克服麻痹思想，

严防坏人搞鬼名堂！

忙双抢宣传鼓动打头仗，

战鼓催春先敲梆。（转《二流》）

今夜要把戏演唱，

我演主角你把配角当。



树 紅 嗯……

兰 英 你不要嗯、哎、咳的，拿到！

树 紅 啥子？

兰 英 剧本——《金钥匙》！

树 紅 啥子金钥匙銀钥匙！我要找把細大叔拿钥匙！（又欲走）

兰 英 不忙，大叔他跟到就来，叫你在屋头等他。你走了叫我一个人演独角戏呀！不要散心（儿）！（神气地）这个戏演好了，对你的保管工作呀，有这么大（比大状）个好处！今晚黑，我两个就要登、台、表演。

树 紅 哎呀，你这个文娱积极分子嘛，硬是太急了点。你看，都快晌午了，咋个搞得赢嘛。你安心叫人家去出洋相。

兰 英 有我給你扎起，不得拐。来，排戏！  
树 紅 說得輕巧，挑根灯草。演不好，下面那麼多人看，（指台下）滑稽死了！  
（作羞狀）

兰 英 那就請观众原諒！（向觀眾行禮）演、出、开、始！  
〔音樂起，行弦，關門。

树 紅 （嘻笑地）我該做些啥嘛？

兰 英 你就演那个呱呱叫的保管員。

树 紅 呸哟，人家又不是青蛙嘞。

兰 英 （陪笑地）哪个說你是青蛙啊，你就是那个新上任的保管員，我就是那个麻麻杂杂的饞嘴婆。我来跟你借豆子，你不借。我就趁你这个（比睡狀），我就这样（比偷狀）。

〔音樂起，英推門入，見保管員入睡，輕腳輕手地找尋糧食，在暗中摸索，摸到樹紅身上，

急倒退。跌入籬筐中，急作貓叫，發現黃豆。  
紅起來看，被英按倒坐下，復假睡。英端籬  
筐，因重，端不走，欲脫衣來包黃豆，但覺  
身上衣罩，發現自己身上圍腰，解下來，包好  
黃豆，紅聞聲急起，抓住英。

〔張大叔在姑嫂倆動作時，手拿鑰匙上。

張大叔 （念）

眾社員選樹紅當保管，  
我手拿鑰匙來交班。

樹 紅 呃，你把隊上的黃豆拿到哪里去？

〔張大叔聞言驚聽。

蘭 英 （嘻笑地）嘿嘿嘿……我……想推點  
豆花吃。（意指表演）你看要得要不得？

樹 紅 （贊揚表演）好，好，要得，要得！  
（姑嫂同笑）

張大叔 （驚，眉眼）啊！用隊上的黃豆推豆

花，还要得哩！吃点豆花倒是小事，这是原則問題，幸好沒有交钥匙給她！（將鑰匙急收入袋中）開門！

树 紅 （驚）是哪一個？

张大叔 我。

兰 英 啊！把細大叔來了。（向紅）呃，排戏的事說不得啲！免得他說我們嘻嘻哈哈的。

〔張在外叩門更急。

兰 英 來羅，來羅！（開門）把細大叔來羅，進去坐！

张大叔 （進門，發現地下的黃豆，懷疑地）這地上的豆子……

〔樹紅眉眼抱怨蘭英，英作鬼臉。

张大叔 不要擠眉弄眼的，白日青光的，關到門在做啥？

树 紅 我們……

兰 英 （搖手，示意勿說）

张大叔 （見狀更疑）啊！

兰 英 把細大叔，我去給你拿烟來。

树 紅 我去給你老人家倒杯開水來。

兰 英 你去拿烟倒水，我去煮飯，（搖頭）  
還要喂豬。（二人笑下）

张大叔 （看着二人的背影，眉眼，看籬笆有生產隊的  
字樣）這是隊上的黃豆嘛，有名堂，  
有名堂！

（唱《二流》）

眾社員對樹紅滿懷希望，  
交钥匙指望她守護倉房。  
金钥匙她還未拿到手上，  
為什麼暗推豆花把集體傷？  
進門來見她姑嫂作怪相，  
問她們又支支吾吾假裝莽（音  
māng）。

伤集体事非小不能原谅，  
这娃娃该不会这样荒唐？  
嗯！我一定要弄清真实情况，  
交钥匙要把细不要匆忙！

〔树红拿烟、端开水上。〕

树 红 把细大叔，请吃烟。

张大叔 我自己带得有。（装烟）

树 红 那就喝点开水。

张大叔 （接过开水，未喝）

树 红 把细大叔，县上打电话都催你几道了，队上又通知我接替保管员工作。快把钥匙交给我，早些去报到嘛。都在收小春了，你再捱，我咋搞得赢嘛！

张大叔 我都不着急，你慌啥哟？

树 红 人家才摸到保管工作，咋个不慌嘛！

张大叔 娃娃，我问你哟，你晓不晓得保管室里锁的是啥子啊？

树 红 人家又不是三岁娃娃，这都不晓得呀！锁的是粮食嘛、种子嘛、肥料嘛、农具嘛，是不是嘛？

张大叔 不！它锁的是社员的劳动果实。来得不容易呀！俗话说：兴家犹如针挑土，败家犹如水推沙。爱集体的人拿着它就会锁住漏洞，不爱集体的人拿着它，就会出脱家务。钥匙虽小不简单。

树 红 我晓得。

张大叔 只怕你不明白啊！

（唱《夺子》）

你在学校把书念，

知不知社员苦与甜？

树 红 （唱）父兄都是庄稼汉，

早知道粒粒辛苦盘中餐。

张大叔 （唱）保管員托百家肩挑重担，  
选你作接班人很不简单。

树 紅 （唱）大叔呀，我立壮志接好班紅心  
永不变，  
你的話我一定牢記心間。

张大叔 （唱）众社員信任你才把你推选，  
你可要行得正来坐得端，  
不要辜負社員的一片心愿，  
工作中事事要求自己严，  
切不可嘴上涂蜜只空談，  
不警惕要把路走偏。

树 紅 （白）我晓得，以后注意就是了。  
（接唱）队上催你快到县，  
速办移交莫拖延。

张大叔 （轉唱《奪子》）  
为啥你要催我走早点？



树 红 （唱）希望你学习回来把經传。

张大叔 （唱）为啥子巴不得把钥匙来掌管？

树 红 （唱）为社員管家务理应爭先。

张大叔 （白）你，你，你……（架橋）

树 红 大叔，把钥匙交給我嘛。

张大叔 不忙。

树 红 为啥？

张大叔 你再把剛才說的那些話好好想一下。

树 红 你說的那些話，我都想過了。快拿來！

张大叔 你都想過了？为啥你还……

树 红 要钥匙！你还紧倒罗嗦啥子嘛！

张大叔 我罗嗦，哼！

（旁唱）启发她說实話她反紅了脸。

树 红 （唱）为什么他不交钥匙紧倒旋！

张大叔 （唱）这钥匙暫不忙交她掌管。